

《石臼渔歌》里的精神力量

◎ 孙晓云

80多年前，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在美丽的石臼湖畔，一位年轻的新四军战士，用贝壳在沙滩上写下了满怀深情、充满生活气息的歌词；另一位战士看到后，随即谱曲，短短一夜之间，一首动人心弦的歌曲便诞生了。后来，这首歌被广为传唱。这首歌曲就是被称为最抒情的新四军歌曲——《石臼渔歌》，它的词作者是我的父亲孙海云。

那时候，父亲在新四军第一师巡回团工作。他们一行十几人从苏中南下，几经辗转到了溧水新桥区。当地的石臼湖风景如画，水天一色，渔帆成行。可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过的却是“年年辛苦年年饥，捉条鱼儿饱肚肠”的沉重日子。父亲后来讲，现实巨大的反差撞击着他——山河的壮美与百姓的艰难，和平的无望与斗争的残酷。一股强烈的冲动涌上心头，他捡起湖边一枚贝壳，在沙滩上写下了心底冒出来的句子。同行的涂克伯伯，是位有才华的文艺战士。他读到歌词后，连声说：“写得好啊！有生活，乐感也强！”父亲回忆说，涂克伯伯很兴奋，带着一种创作的急切感，当晚就在借宿的茅屋里点起昏黄的油灯，连夜“突击”谱曲。第二天清晨，《石臼渔歌》的旋律就像奔涌的湖水流淌出来——

天苍苍，水茫茫，石臼湖上是家乡。
野鸭满天飞，渔帆列成行。
年年辛苦年年饥，捉条鱼儿饱肚肠。
划哟划哟，划哟划哟，日出—斗金哟，胜过万担粮啊！

我们生活在湖上，我们战斗在湖上……
我们战斗在湖上，我们歌唱在湖上……
家乡处处起歌声，唱到东方现朝阳。

这首歌的创作几乎是“零条件”的。没有乐器、没有纸笔，但就是这样一首“简陋”的作品，却很快

在新四军军营、高淳、溧水以及周边地区传唱开来，成为鼓舞斗志、凝聚人心的军歌。

那一年，正值抗战相持阶段，日本鬼子策划着残酷的“清乡”，国民党顽固派也在趁机围攻，溧水这片苏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正经历着黎明前最深的黑暗。这首歌诞生后不久，溧水就爆发了惨烈的战斗。新四军战士们在血与火中战斗。此时，《石臼渔歌》像一粒顽强的种子，在军民之间广泛传播、生根发芽。战士们休息时，围坐学唱；行军时，低声哼唱。它的调子简单好记，歌词唱的就是身边的生活和心里的盼望，很容易引起共鸣。战争的阴云，似乎被歌声纯真的力量暂时驱散了，它把最普通、最真挚的情感唱进了人们心里。

江苏省新四军研究会原副会长金实说，《石臼渔歌》是新四军歌曲里一首有名的抒情歌，它的珍贵在于诞生在抗战最困难的时候，却唱出了最温暖的希望。

这首歌有着很强的生命力。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江南新四军老战友聚会的时候，大家还不约而同地唱起《石臼渔歌》，唱得很带劲。江苏省党史专家库成员卞新宏给我讲过一个名叫叶振华的老战士的故事。1945年，十几岁的叶振华从南京步行投奔新四军，在横山学的第一首革命歌曲就是《石臼渔歌》。几十年过去了，再见到这位老战士时，老人竟能一字不差地完整唱出来。这让我深深震撼。一首歌，竟能这样深深刻在一个人的生命里，穿过80年时光也不褪色。不正是因为这首歌唱出了那个时代军民心底共同的坚韧与期盼吗？

就在那时，新四军成立了文工团，我父亲任团长。父亲在世时很少讲自己的作品，提起《石臼渔歌》，他总是说涂克谱得好，是战士们和老百姓唱得好。他说，新四军里有很多像涂克这样有才华的

文艺青年，更有像贺绿汀、任光那样早已成名的艺术家。他们放下笔和乐器，拿起枪，又用艺术当武器，鼓舞士气，唤醒百姓。在缺衣少食、战斗不断的年月里，文艺就是粮食，是弹药，是黑暗中彼此紧握的手，是穿透乌云的光。

一首《石臼渔歌》，没有激烈的口号，它用最普通的家乡风景、最平常的渔民生活，描绘出军民对和平安宁最深的渴望和必胜的决心。这首歌为什么能唱到现在，我父亲自己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他说不是因为歌写得有多好，而是我们热爱生活、热爱土地、热爱人民。这就是文艺的力量，它来自生活，归于人民，最终变成一种深沉而持久的精神力量。

我父亲从年轻时就立志当作家。我的记忆中，他整天伏案笔耕，是当时军中的笔杆子。堆在家里的书稿，几麻袋都装不下。后来我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对艺术的热爱，都是跟他朝夕相处中自然形成的。2015年，我有幸参加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典礼，代表新四军的后代，也代表当时95岁的父亲。

1980年第五期《江苏音乐》杂志，刊发了《石臼渔歌》的首个印刷版，之前都是油印件或手抄本。在父亲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还竭尽全力在家人的帮助下，重新编印了《闪光的历程》一书，赠给在世的新四军战友和他们的子女。后记里写道：“这是为了给我们的后代留下点滴精神财富，同时给研究苏中党史、军史的同志提供些有益的参考资料。新四军战士的精神永存，大家的心永远像入伍时那样年轻。”

父亲一辈子都在用实际行动传承新四军的精神，默默无闻却伟大崇高。作为新四军的后代，我肩负着传承红色基因的使命。父亲的殷殷嘱托，一直激励着我不忘初心。生命不息、书写不止，我一定将老一辈的革命传统和红色基因传承下去。



时光的印记

徐曙光 摄

二雅三苏

◎ 黄森

一门三杰，两代雅士。究竟是何等天地，涵育出如此沛然文气与浩然正气，引后世无限景仰？灵秀三苏祠，墨香九百载，无疑担得起这楷模地位。

游三苏祠，看的是碧水翠竹里涵养的家风亲情。从快雨亭到抱月亭的绿地环绕，古木葱茏，时光的褶皱在这里缓缓舒展。漫步于红墙，流连于荷池，透过朱门黛瓦，仿佛一眼望穿清明元宋。这些物象，都是活的史书，将千年来承载的信息刻录进了黄荆树的年轮。

人说三苏祠布局涵水藏风，想来，这里藏的是自然之风，更是苏门家风。恍惚中，暮启幕落，苏家人其乐融融的场景，便活生生地投射到了眼前。你看中年仍未得志的苏洵用自身“二十七，始发愤”作为典范，正对儿时的苏轼、苏辙言传身教，手中一把戒尺舞出对爱子的激励，也立下对自己的警醒。

“三苏”同处一室，却各具特质，思想活跃的苏洵、乐观豁达的苏轼、沉稳干练的苏辙，互补互促，相得益彰。谁人不盼自己的儿女成龙为凤，但功成名就的欲望与争名夺利的困乏之间的矛盾，似乎又让苏洵内心惶恐。通过《名二子说》的解读，可以认为当初苏洵为儿取名“轼、辙”之深意，是希望子辈甘守寂寞、安于清贫的。从这个细节来看，其实苏洵早已深知高处不胜寒，只不过后来借由其子苏轼的词作将这份心境表达出来罢了。

而轼与辙跌宕起伏的人生，终究与苏洵取名的初衷并不太相符。但不论身居高位，还是流放千里，这两兄弟始终秉持初心，将“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这十六字家训贯穿始终。

览三苏祠，看的是锦绣文章里流露的气节风骨。

从来凤轩到启贤堂的卷轴碑刻、雕塑匾额，处处诉说着文脉的坚韧传统。穿梭于馆堂，徘徊于廊亭，《六国论》的犀利雄辩，《赤壁赋》的奔放豪迈，《黄州快哉亭记》的悠远达观便次第浮现。而这些，都嵌刻进流沙河先生所撰之联“文曠三光诗承二雅，迹寻万里播誉千秋”里，跟时光一样恒久了。

你看苏老泉焚稿立誓，志向坚定，经年积累，写下《权书》《衡论》等雄文华章，字字如金石，句句似刀锋，充满了对时政的深刻洞察与对国运的深切忧思。尤以《六国论》一篇，剖析六国破灭之因，借古喻今，笔力雄健，气势雄奇。再看苏辙，其文风淡雅，稳健深沉，如《上枢密韩太尉书》一文，文气充沛，说理透辟，于平和中见骨力，平淡中显真情。

当然，还得说承千古文脉、写天下华章的苏轼，更是文气冲天、文德耀世。在他的笔下，有着《饮湖上初晴后雨》《题西林壁》的清丽明丽与深邃哲理；有着《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开阔境界和奔放情感；有着《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石钟山记》的汪洋恣肆和空灵隽永。就连他的书法和绘画，也自成一格，尽显了其才华横溢。他的字里行间，满含天才的文韵、士人的担当、丈夫的长情和哲人的深思。

当命运将他从庙堂之高吹向江湖之远，不怕！念一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将豪情沉淀为一种深邃的旷达。当爱人王弗的离去扯断了生命的经纬，不悲！道一声“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把离别的巨大悲恸与刻骨相思，凝练成永恒的记忆。

面对这些悲苦，他并没有消极遁世，而是展现出历经沧桑后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洞察与从容接纳。于是，他会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观景之悟，道出深陷局中而迷失真相的人生悖论。他会用“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昂

扬斗志，将豪气干云提升至生命所能企及境界。

苏轼的作品，不是案头清供的闲情逸致，而是生命在跌宕起伏中迸发出的光与热，他用文字丈量了人生的广度与深度，从“左牵黄，右擎苍”的豪迈，到“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再到“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洒脱，他的生命轨迹在诗词中得到了完美映照。

观三苏祠，看的是广阔胸襟里抱负的天下情怀。从黄州到惠州再到儋州，颠沛流离，宦海浮沉不改为民立命之心。神游于东坡，梦览于西湖，仿佛看见苏轼不骄不躁，坚守匡时济世之责的定力。父亲的教诲、兄弟的支撑，让苏轼的游历更加多彩，也护佑着他完成“以文化人”的天命。

要说“三苏”，皆有坎坷。老泉屡试不第，中年方显；东坡漂泊一生，九死南荒；子由虽官至副相，亦屡遭贬谪。然苏门之风，在于处变不惊。老泉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东坡云：“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子由谓：“土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三人在颠沛流离中，各守其志，各安其命。东坡杭州疏西湖，子由绩溪修水利，兄弟二人都履行着经世济民的职责。

杭州西湖畔，苏轼督率民夫挖除葑草，清淤疏河，并将淤泥杂草堆叠成一道长堤。他命人在堤上种植芙蓉、杨柳，自成一景；又在湖中栽植菱角，所得收益用于维护堤坝，以保长治。百姓感其恩德，将长堤称为“苏公堤”，足见其为民情怀。

匆匆行遍三苏祠，自是难承那份厚重历史的压迫感。唯见九百余年的光阴在这里打了个结，一头系住川蜀文魂，一头系住每名游客心头那缕未竟的墨香。



磨刀声里

◎ 许海龙

清晨出门，刚拐过小区东南小门的拐角，就撞见那抹晃眼的亮。不是晨光，是一把菜刀在砂轮上转着圈儿，火星子簌簌往下掉，裹着股铁屑子的气味，直钻鼻子。

磨刀的是个老汉，坐在小马扎上，脊梁骨微微驼着，像棵被风刮久了的老槐树。发须是掺了霜的白，一缕一缕贴在头皮上，额前那几络被汗水浸得发亮，粘在皱巴巴的额头上。他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蓝布褂子，袖口卷到胳膊肘，露出的小臂黝黑，筋络像老树根一样盘虬着，手里攥着的砂轮手柄，包浆亮得能照见人影。

“磨剪子嘞——戥菜刀——”喇叭里的吆喝声是他自己的嗓子，带着点沙哑的颤，拖得老长，尾音在周围的楼群间绕了绕，又飘向远处的早点摊。那声音熟得很，像小时候奶奶缝在棉袄里的棉线，一扯就带出一串回忆。

我站在边上看，他正磨一把锈迹斑斑的菜刀。他先拿块粗油石，蘸了水，“沙沙沙”地磨，锈皮一块一块往下掉，水里漂着些黄乎乎的渣子。他磨得专注，头微微低着，盯着刀刃，手腕一沉一抬，节奏稳得很，像在地里锄草，一下接着一下，不慌不忙。磨一会儿，就把刀举起来，对着光眯着眼睛看，刀刃上的亮线越来越细，越来越亮，直到能映出他额前的白发，才换块细油石，换个慢节奏，“嚯嚯”地蹭，声音轻了些，却更密了，像春雨打在窗棂上。

他的小三轮车停在边上，用塑料布裹得严严实实，边角用绳子扎着，风吹过来，塑料布“哗啦哗啦”地响。车斗里堆着些家什：几个大小不一的油石，一沓粗布，一个装水的铁皮桶，还有个铁盒，里面盛着碎铁屑和磨下来的锈末子。车把上挂着一个布袋子，露出半截磨好的剪刀，亮晶晶的，像要跳出来的似的。

“大爷，这手艺有几十年了吧？”我忍不住问。他手里没停，头也没抬，

声音从喉咙里滚出来：“四十多年喽。”说着眼角笑了笑，皱纹挤成一团，“年轻时跟着我爹学的，那时候走街串巷，骑着二八大杠，车后座绑着砂轮，吆喝一声，半条街的人都把菜刀剪刀拿出来。”

我不由想起小时候，也是这样的早晨。村口一传来“磨剪子嘞戥菜刀”的吆喝，奶奶就开始收拾菜刀剪刀往外走。磨刀的师傅也是这样，坐在小马扎上，砂轮转起来“嗡嗡”响。奶奶的菜刀钝了，切菜“咚咚”响，磨完之后，切起萝卜来立马就“嚓嚓”的。师傅磨完刀，还会用手指在刀刃上轻轻刮一下，“嗯”一声，那神情，像在验收一件宝贝。也不知从何时开始，这样的磨刀摊儿变得越来越少见了。或许是超市里有现成的磨刀器，网上也能买到便宜崭新的刀剪，谁会等一个磨刀的师傅？

我站在原地看了一会儿，砂轮转动的“嗡嗡”声和小时记忆里的声响渐渐重合，只是眼前师傅的身影，比记忆里那位更单薄。眼看上班时间将近，我不得不收回思绪准备离开。回头时，他依旧稳稳坐在小马扎上，砂轮转个不停，“磨剪子嘞——戥菜刀——”的吆喝声又随着晨风飘了过来。那声音混着淡淡的晨光，落在小区秋光正好的草丛里，落在早起买菜人沉甸甸的篮子上，也轻轻落在我心里那个积着旧时光的村口——那里，也曾有个这样的身影，和奶奶递过去的那把钝了的菜刀。

这些师傅们哪里是在磨刀剪，分明是磨的时光啊。那些老手艺，就像老汉手里的砂轮，转着转着，把岁月磨得发亮，把回忆磨得暖烘烘的。只要这吆喝声还在，只要还有人愿意坐在小马扎上，一下一下地磨，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温暖始终都在。

风又吹过来，秋叶“哗哗”地响，像是在应和着那声吆喝，也像是在说，别急，慢慢来。

陪秋天坐会儿

◎ 林姿

院角的老桂树又飘起细碎的金粉时，我忽然想，该陪秋天坐会儿了。

搬一把藤椅，阳光穿过疏朗的枝丫，在椅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像谁随手撒了把碎金。风里裹着淡淡的桂花香，混着远处稻田里成熟的谷穗气息，一呼一吸间，都是秋天独有的清润。

刚坐下，一片银杏叶就打着旋儿落在膝头。浅黄的叶片边缘还带着点盛夏未退的绿意，像个半大的孩子，既盼着长大，又舍不得丢掉旧时光。我指尖捻起那片叶子，纹路清晰得像幅微型的山水图，叶脉里藏着一整个夏天的风雨，也藏着秋天悄然递来的信笺。风又起时，更多的叶子从枝头跃下，有的落在瓦檐上，有的飘进石阶缝里，还有一片调皮地停在我的茶杯沿，像是要和我共享这杯温热的菊花茶。

不远处的老墙根下，几株雏菊开得正盛。白色的花瓣围着金黄的花蕊，朴素得像邻家姑娘，却在秋风里透着一股韧劲。一只灰雀扑棱落在花丛边，啄食着草籽，见我望它，歪了歪头，又蹦蹦跳跳进了月季花丛后的阴影里。墙头上的爬山虎早已褪去浓绿，染上了深浅不一的红，像给老墙披了件花披肩，风一吹，红浪翻滚，倒比春天的繁花更有韵味。

不知不觉间，阳光斜斜地落到了窗户外，空气里的桂香似乎更浓了些。我啜了一口菊花茶，清甜的滋味漫过舌尖，混着秋天的凉意，从喉咙润到心底。想起小时候，每到这样的

秋日午后，奶奶总会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摘菜，我则趴在她膝头，看阳光把她的白发染成金色，听她讲那些关于秋天的故事——比如哪年的稻子长得最饱满，哪棵树上的柿子最甜，还有她年轻时在夜里纺线的时光。那时的秋天，是奶奶手里的棉线，是灶台上的南瓜粥，是晒场上的稻谷堆，温温软软，裹着烟火气。

如今再陪秋天坐会儿，少了几分孩童的喧闹，多了几分成年人的沉静。风掠过树梢，沙沙作响，像是在诉说着季节的更迭；云在天上慢慢飘着，变幻着各种形状，一会儿像只绵羊，一会儿像艘小船。远处传来几声犬吠，更衬得院子里静悄悄的。我闭上眼睛，感受着阳光的温度，听着秋风的声音，闻着桂花的香气，开始觉得秋天是最懂人的。它不像春天那样急着绽放，不像夏天那样热烈张扬，也不像冬天那样凛冽沉默，它只是陪着你，看落叶归根，看果实成熟，看岁月慢慢流淌。

不知过了多久，夕阳把天空染成了橘红色，老桂树的影子拉得长长的，落在地上像一幅水墨画。我站起身，拍了拍膝头的落叶，心里满是平和与温暖。原来，陪秋天坐会儿，不只是与季节的相遇，更是与自己的对话。在这宁静的秋日午后，我们卸下了生活的疲惫，放下了心中的烦恼，只静静地坐着，感受着时光的美好，感受着生命的丰盈。

明年秋天，我还要来这里，陪秋天坐会儿。